



海 明 威 · 文 集

丧钟为谁而鸣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刘春芳 李岩峰 译



NLIC29709002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Hemingway

海 明 威 文 集

丧钟为谁而鸣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刘春芳 李岩峰 译



NLIC2970900269

人民文学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根据 Scribner 1995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刘春芳,李岩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海明威文集)

ISBN 978-7-02-009521-6

I. ①丧… II. ①海…②刘…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260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18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37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21-6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本书是虚构作品。即,书中的人物、地点及事件全是作者想象或虚构出来的,任何与真实的事件、地点、人物(尚在人世或已经去世的)的雷同,都纯属巧合。

谨以此书献给玛莎·盖尔霍恩*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要为本
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
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

——约翰·邓恩^①

*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著名的战地记者及文学家。

^① 约翰·邓恩(John Donne),英国17世纪著名玄学派诗人。海明威的此部小说名称摘自邓恩诗歌中的诗句。此处的译文为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所译,译文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翻译为“丧钟为谁而敲”,“敲”是译者为了押韵作选择的词语,本译文未作改动。但该小说的题目仍沿用已经被广泛接纳的译文“丧钟为谁而鸣”。

第一章

他趴在铺满棕黄色松针的林地中，下巴枕在交叠的胳膊上，风掠过头顶高高的松树梢。山势向他躺着的地方微微倾斜，山坡底下却严峻陡峭。他看得到下面蜿蜒穿过山口的黑油油的柏油路。一条小溪沿着路边流过，远远看见山口那儿小溪边有一座锯木厂，水自闸口倾泻而下，在夏日骄阳下泛着白光。

他问道：“那是座锯木厂？”

“没错。”

“我怎么不记得。”

“你来这儿的时候就建了。老锯木厂离得远，山口以外老远呢。”

他把影印的军用地图摊在地上仔细查看起来。老人也探头来看，把一只手搭在他们一直背上来的两只重重的背包上。这位老者矮小结实，穿一身黑乎乎的农家长衫，灰蒙蒙硬邦邦的裤子，一双帆布鞋，因为一路爬山，他累得呼呼直喘。

“从这里看不到桥啊。”

“看不到，”老人说，“山口这一带地势平坦，再往那边的林子里，在路的尽头，地势一下子就低了，那儿有一条很深的峡谷——”

“这我记得。”

“桥就架在峡谷上。”

“岗哨在哪儿？”

“锯木厂那边就有一个。”

年轻人一边察看着地势，一边从身上褪了色的卡其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绢擦了擦镜片，调了调焦距，锯木厂的木板一下子清清楚楚地映入眼帘。他看到大门旁搁着一条木凳子，放圆锯的露天工棚里堆着一大堆木屑，还有一条水槽，用来将原木从山上运到小河的对岸。从望远镜里看小溪清澈见底，平静安详，水坝泻下来的水打着漩涡，溅起的水花随风飘散。

“怎么没有岗哨？”

“厂房里冒着烟，”老人说，“绳子上还挂着衣服呢。”

“这我看到了，可是看不到岗哨。”

“可能躲在阴凉的地方。”老人解释道，“那边可热着呢。岗哨可能待在那头的背阴里，我们看不到。”

“有可能。下一个哨所在哪儿？”

“在大桥下，那个修路工的工棚里，离山口尽头五公里。”

“那儿有多少人？”他指着锯木厂问。

“可能有四个，再加一个班长。”

“那下游那个呢？”

“比这多，等我弄清楚。”

“大桥那里有几个？”

“一般有两个，一头一个。”

“我们得需要不少人手。”他说，“你能弄到多少人？”

“要多少有多少。”老人回答说，“山里现在有不少人手。”

“具体有多少？”

“不止一百人。只是都已经三三两两散开了。你需要多少？”

“等勘察完大桥再说。”

“现在就去看？”

“不了，现在想去看看到时候藏炸药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炸药藏在最安全的距离，最好离大桥不超过半公里。”

“这好办，”老人说，“我们要看的那个地方到大桥是一溜下坡。不过得先费劲往上爬上一段儿。你饿不饿？”

“饿了，”年轻人说，“一会儿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他竟然把名字给忘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安塞姆。”老人回答说，“我叫安塞姆，老家是埃韦拉省的巴尔克。我给你拿背包吧。”

眼前这个年轻人，高高瘦瘦的，一头灿烂的金发，脸色黝黑，饱经风霜。他穿了一件褪色的法兰绒衬衫，农家裤子外加一双帆布鞋。他弯下腰，手挽一条背带，把重重的背包抡到肩头，然后把另一只胳膊也穿过背带，将重量调整到背上。刚刚勒过的地方衬衫都被汗水打湿了。

“我这不背上了嘛。”他问，“我们怎么走？”

“爬山。”安塞姆回答说。

沉甸甸的背包压得他们弯着腰，两人汗津津慢吞吞地爬上长满松树的山坡。在年轻人看来根本就没有路，但他们还是沿着向阳坡迂回向上。之后他们蹚过一条小溪，老人沿着满是石头的河床稳稳当地走在前面。眼前的山势越来越陡，越来越难爬。终于爬到山顶，溪水看上去似乎是从他们眼前那块光滑高耸的花岗岩壁上奔流而出的。老人停在石崖底下等着年轻人跟上来。

“还走得动吗？”

“还行。”年轻人回答道。他浑身冒汗，爬过这么陡峭的山路大腿都抽搐了。

“你在这等我。我先告诉他们去。你肯定不想背着那玩意挨

枪子吧。”

“做梦都不想。”年轻人问，“还远着吗？”

“不远了。他们叫你啥来着？”

年轻人一边回答：“罗伯托。”^①一边把背包从肩上滑下，轻轻地放在河床上两块圆石间。

“那好，罗伯托，等在这，我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又问，“你打算沿这条路下山去大桥？”

“不，是另一条路，近得多也好走多了。”

“我可不想把这玩意藏在离大桥太远的地方。”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觉得不好，咱们再换地方。”

“看看再说吧。”年轻人回答道。

他挨着背包坐下，看着老人爬上悬崖。看起来这并不难爬，老人不用摸索就能找到抓手的地方，年轻人想：看样子他已经爬了很多次了。只是爬过的人都很小心尽量不留下任何攀爬的痕迹。

这个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眼下又饿又发愁。饥饿是常事，发愁倒是很少见——他向来不担心自己的安危。经验告诉他这一带敌后区活动很轻松，如果有个好向导的话，穿越敌人防线都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你被捉住那就麻烦了。除此之外，就是判断谁值得信任的问题了。与你共事的人你要么是完全信任，要么就干脆完全不信任，对此必须有个决断。目前这一点倒是不必操心，需要操心的是其他事情。

这个安塞姆一向是个好向导，他能在群山中来去自如。罗伯特·乔丹也算个走路能手，可是天还没亮就跟着安塞姆上路，走到现在已经让他意识到，跟着这老头走能把他累死。罗伯特·乔丹信任安塞姆，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任何事情上都信任——除了他的

① 此处为罗伯特的西班牙语发音。

判断力。他还没有机会测试对方的判断力。话又说回来了,这次需要做出判断的是他自己。没错,他确实不担心安塞姆,炸桥的事也不难,比这难的事多了去了。炸桥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只要你能想得到,多大的桥,多复杂的桥他都炸过。就算这座桥比安塞姆报告的还要大两倍,他身上两只背包里装着的炸药和设备炸掉这座桥也是小菜一碟。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徒步旅行的时候,在去往拉格兰哈^①时曾从桥上走过。前天晚上,在那栋位于埃斯科里亚尔^②城外的房子的楼上,格尔兹向他描述了一番大桥的结构。

“炸掉这座桥很简单,”格尔兹说着,用铅笔在大地图上指指点点,灯光映在他那布满伤疤的剃得光光的脑袋上,“明白了?”

“我明白。”

“简单得很。仅仅把桥炸掉实在算不上什么功劳。”

“是,将军同志。”

“要根据预定进攻时间在指定的时间点把桥炸掉。记住了这一点,怎么炸随你。”

格尔兹盯着铅笔,又拿起它敲打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吭声。

“你记住:由你决定炸桥方式。”格尔兹盯着他点了点头,拿铅笔敲着地图,继续说道:“这只是我的打算,往往事与愿违。”

“为什么这么说,将军同志?”

“为什么这么说?”格尔兹生气地说,“你参与了多少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谁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改动?谁能保证进攻不会被终止?谁能保证不被推迟?谁又能保证实际进攻时间不会比原定时间晚上六个小时?有哪一次进攻是按照预定时间进行的?”

① 拉格兰哈王宫(La granja),位于马德里北部80公里处,建于18世纪,是自非利普五世以来历代西班牙国王的避暑行宫。如今已被建成博物馆对外开放。

② 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西班牙地名,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

“如果由您来指挥的话肯定会准时的。”罗伯特·乔丹说。

“从来都不是我指挥的，”格尔兹说，“我只是制订计划。可是从来都不归我指挥。我手里没有炮，得花点精力去弄。我想要的从来都不给我，即使他们有也不给。这还在其次，这种事多了去了，那些人你清楚，就不用具体说了。老是有事发生，老是有人插手。这点你要弄清楚。”

“那桥必须什么时候炸掉？”罗伯特·乔丹问道。

“进攻开始以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增援部队就不会从大路上开过来了。”他用铅笔指了指，“我必须确保大路上没有敌军。”

“那进攻几点开始？”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日期和时间点只能当做参考。你必须在预定时间做好准备，实际进攻开始后就炸掉。懂了吗？”他拿铅笔指示道，“这是他们派遣增援的唯一通道。坦克也好，炮兵也好，甚至卡车向我方攻击的山口移动，也只能沿这条路开上来。我必须确保届时大桥已被拔掉。不能早了，一旦进攻推迟，桥就会被修复。也绝不能提前，必须在进攻开始后，确保大桥被拔掉。大桥那里只有两个哨兵。跟你一起去的人刚从那儿回来。这人据说很可靠。你自己看吧。他在山里有人手，需要多少有多少。人手尽可能少但得够用。这些事也不用我特意交给你。”

“那我怎么确定进攻已经开始？”

“计划是整师出动。届时会有一场空袭。你又不是聋子，对吧？”

“这么说只要飞机开始轰炸，我就可以理解为进攻开始了。”

“也不能每次都这样理解。”格尔兹说着摇了摇头，“不过这次可以，因为这次由我指挥。”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虽然我不喜欢这个任务。”

说了这么多我都渴了，赫尔丹同志。你的名字用西班牙语说很有趣，好几男同志。”

“那格尔兹用西班牙语怎么说，将军同志？”

“赫兹！”格尔兹咧开嘴笑了，从喉咙深处发出重感冒似的咕噜声。“赫兹，”他粗着嗓子说，“赫兹酱军同志！^①早知道格尔兹在西班牙语里叫这个，我当初来打仗的时候就应该挑个好听点的名字。当初知道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叫个什么名字都行，结果就挑了个赫兹。赫兹酱军！现在再改就晚啦。你喜欢做帕特赞的活儿吗？”帕特赞是个俄语词，是指敌后游击队。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一边回答，一边咧开嘴笑了起来，“户外的空气有益健康。”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很喜欢这活儿。”格尔兹说，“他们说你炸桥很在行。很讲科学。只是道听途说，还没亲眼见你干过什么。可能你啥也没炸过。那些桥真是你炸的？”他在逗他玩。“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把那些桥全部都炸飞了？”

“十有八九吧。”

“在这座桥上可不能十有八九。算了，别谈这座桥了。关于这座桥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严肃的时候玩笑就爱开大了。对了，在火线那边你有很多姑娘吧？”

“没有。没有时间找姑娘。”

“我可不这么认为。任务越特殊，生活就越不规矩。你头发也该理了。”

“头发该剪的时候会剪的。”罗伯特·乔丹说。他死也不愿意像格尔兹那样把头刮得光光的。“我该考虑的已经够多了，哪还

^① 此处原为西班牙语音译，译者做了适当改动。

顾得上想姑娘。”他苦着脸说。

“我该穿什么制服呢？”罗伯特·乔丹问。

“不用穿制服。”格尔兹说，“你的头发挺好的。逗你的。你跟我可不一样。”格尔兹说着又把酒杯添满了。

“谁也不能只想着姑娘。我从来都不想。干吗要想呢？我可是苏维埃将军，从来都不想。可别引诱我去想。”

一个参谋正坐在椅子上研究制图版上的一幅地图，冲着他用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大喊了些什么。

“闭嘴吧！”格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我现在很严肃才开玩笑的。把酒喝了就走吧。你都记住了吧？”

“是，”罗伯特·乔丹说，“我都记着了。”

他们握了握手，他敬了个礼，出门来到车前，老头都等得睡着了。车子驶过瓜达拉马^①了老头还在睡。车沿着纳瓦塞拉达^②一路北上来到登山俱乐部，罗伯特·乔丹在那里的小屋里睡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出发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格尔兹。格尔兹的脸白得出奇，好像从来不会晒黑似的。他的双眼如老鹰般犀利，高大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剃光的头上布满了皱纹和伤疤。明晚部队就会沿大路摸黑到达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影中排成一长溜的卡车里会装满伤兵；全副武装的士兵往卡车里爬；机枪连将机枪抬上卡车；坦克沿着滑道开上装坦克的长板车；整个师会被趁夜运至作为攻击目标的山口。他不用想这些，这不关他的事。这归格尔兹管。现在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必须认真考虑周全，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不能发愁。发愁跟害怕一样糟糕，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① 瓜得拉马(Guadarrama)，位于马德里自治区内。

② 纳瓦塞拉达(Navacerrada)，马德里自治区内的自治市，距离马德里仅50多公里。

他坐在溪边看着清澈的溪水在岩石间流淌,发现河对岸有一大片茂密的水田芥。他涉水过去,摘了两把,就着溪流把菜根上的泥洗掉,又靠着背包坐下来,把干干净净、冰冰凉凉的绿叶子,还有脆生生的、辣丝丝的茎干放到嘴里大嚼起来。他跪在溪边,把腰带上的自动步枪转到腰后,以免弄湿,然后俯下身子,手撑在石头上,喝起溪水来。溪水冷得刺骨。

他两手一撑直起身来,一转头看到老头从山崖上爬了下来。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一身黑色的农家罩衫,暗灰色的裤子——这种裤子差不多成了这个省的制服——脚踏一双帆布鞋,背后还背着一把卡宾枪,没戴帽子。两个人像山羊似的敏捷地爬下悬崖。

两人向他走过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

“你好,同志!①”他微笑着向携带卡宾枪的来人打招呼。

“你好。”来人不情愿似的回答。罗伯特·乔丹打量着对方那张粗糙的、胡子拉碴的脸。这张大脸几乎是圆的,头也是圆溜溜的,紧贴在肩膀上。体型高大,差不多有五英尺十英寸②,手脚也非常大。鼻子曾被打断,嘴巴的一角也被割伤过,伤疤穿过满脸的胡子茬,蜿蜒爬过上嘴唇一直到下巴。

老头儿冲来人点了点头,笑了笑。

“他是这儿的头儿。”老头咧着嘴笑了,接着弯起双臂像是要突起肌肉,半是玩笑半是羡慕地看着背卡宾枪的这人说:“他可壮着呢。”

“看得出来。”罗伯特·乔丹说着,又笑了笑。这人的神情他不喜欢,就只是面子上笑了笑,心里可没笑。

① 原文此处用的是西班牙语“Salud, Camarada”,作者在本书中有多处用西班牙语,同时用英语进行解释,以下不再做说明。

② 一米七八左右。

“你有什么能证明你身份的？”背卡宾枪的那人问道。

罗伯特·乔丹取下别在衣兜上的安全别针，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好的纸递给他。那人展开来满脸狐疑地看了看，放在手里颠来倒去。

罗伯特·乔丹明白了，他根本不识字。

“看看印章吧。”他提醒道。

老头指了指印章，背卡宾枪的人仔细看了看，在指间翻弄着。

“这是什么章？”

“你从来没见过？”

“没有。”

“上面有两个印章。”罗伯特·乔丹解释道，“一个是 S. I. M——军事情报处，另一个是司令部的。”

“嗯，这个章我见过。不过这地盘上我说了算。”那人绷着脸说，“背包里装着什么？”

“炸药！”老头自豪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过了敌军火线，背着这些炸药爬山爬了一整天。”

“炸药我会用。”背卡宾枪的人说着，把证件递还给罗伯特·乔丹，打量着他说，“没错，炸药我能派上用场。你给我带了多少来？”

“炸药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不动声色地说，“这炸药有别的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这你管不着。”

“他叫帕布罗。”老头说。背卡宾枪的人看着他俩，一脸的不高兴。

“不错，我听了不少关于你的事迹。”罗伯特·乔丹说。

“你都听说我什么了？”帕布罗问道。

“我听人说你是个很优秀的游击队长，对共和国很忠诚，并且

用行动证明了你的忠诚。还听说你这人既严肃又英勇。司令部的人托我向你问好。”

“你从哪儿听说的？”帕布罗问道。罗伯特·乔丹发现这人不吃这一套。

“从布伊特拉戈一直远到埃斯科里亚尔。”他回答道，细数着火线那边的整个地区。

“在布伊特拉戈也好，埃斯科里亚尔也好，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帕布罗告诉他。

“山那边没去过那些地方的人多了去了。你老家是哪儿的？”

“亚维拉。你带这些炸药要干什么？”

“去炸桥。”

“哪座桥？”

“你管不着。”

“只要在这个地盘里，我就管得着。谁也不能炸紧挨着自己住处的桥，要炸也得到别的地方炸去。我可是懂行的。这年头，在这里能活上一年的人都是懂行的。”

“我也是懂行的。”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商量。能帮我们拿背包吗？”

“不能。”帕布罗摇了摇头说。

老头猛地转向他，用罗伯特·乔丹勉强听得懂的方言，语速飞快地怒吼着什么，听起来像是读克维多^①的诗篇一样难懂。安塞姆说的是一种古卡斯蒂利亚语^②，好像是说，“你是牲口吗？没错，

^① 弗朗西斯科·克维多(Francisco Gómez de Quevedo, 1580—1645)，是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是盛行一时的格言派代表人物。其作品以明快的节奏，用语直接，多用讽刺和充满智慧的文字游戏式的隐喻著称。故其作品通常有多种解读方式，此处罗伯特·乔丹的意思是安塞姆的话艰涩难懂。

^② 即古西班牙语。

你就是牲口。没错！你哪次长脑子了？没有！哪次都没长脑子。今几个咱们遇上这么要紧的事，你呢，只想着保住你的牲口棚。把你那猪窝看得比全人类的利益还重，比同胞的利益还重。我×你八辈祖宗，我×你个……把背包给我背上！”

帕布罗低下了头。

“要干也得看看怎么个干法。”他说，“这是我的地盘，要干也得到塞戈维亚以外的地方活动。你在这里闹得动静太大，咱们山里的弟兄就得被扫荡了。按兵不动才能让我们在这里待下去。这是狐狸的行事方法。”

“对！”安塞姆恨恨地说，“你行你狐狸的事吧，我们需要的是狼。”

“俺比你像狼！”帕布罗回敬道。罗伯特·乔丹猜想他肯定会背上背包的。

“哎吆喂！”安塞姆盯着他，“你小子比我像狼？！我都活到六十八了！”

他一口痰吐到地上，摇了摇头。

“你有这么大年纪了？”罗伯特·乔丹问他，觉得应该松动一下气氛了。

“七月份就满六十八了。”

“但愿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帕布罗说道，“我来帮你拿背包吧。”他冲罗伯特·乔丹说，“那只让老头儿拿着吧。”他现在的语气不再气哼哼，反倒有些忧伤了，“这老头有的是力气。”

“还是我来背吧。”罗伯特·乔丹说。

“不用。”老头说，“让这个壮汉拿。”

“我来背吧。”帕布罗跟他说。他阴郁的神情里透着一丝悲伤，让罗伯特·乔丹很不安。他懂得这种悲伤，因为这份悲伤显然也正困扰着他。